

風掃殘雲

李曉明 苗冰舒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解放初期我大别山区地方部队剿匪斗争的长篇小说。

我人民解放军解放豫南后，国民党特务分子、茶埠镇的恶霸地主李懵之，不甘心反动政权的覆灭，受蒋介石的指示，纠集土匪武装，使用种种手段，变换花招，妄图负隅顽抗。当地军民在我茶埠镇工委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复杂的斗争，粉碎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终于消灭了反动武装，巩固了人民政权。

书中塑造了政委江峰、乡长四姐、侦察员小毛等人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也刻划了匪首李懵之、姚五、过街惊等人凶残狠毒的丑恶嘴脸。书中另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各具性格；也描绘了广阔的场面，生活气息浓厚。情节也曲折生动出人意料。其中更穿插了两个家庭的离合悲欢事实，真切感人。

风 扫 残 云

李晓明 苗冰舒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375印张 4插页 333,000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200

统一书号：10107·249 定价：1.21元

目 录

第 一 回	金银乡搞支前热火朝天.....	1
第 二 回	“二少爷”突回乡投奔革命.....	13
第 三 回	摸云山侦察员初遇敌踪.....	27
第 四 回	小土圩匪司令金蝉脱壳.....	37
第 五 回	女乡长忆深仇跟踪匪首.....	49
第 六 回	玉皇寺探匪穴死里逃生.....	61
第 七 回	小丫环得解救倾诉衷肠.....	72
第 八 回	双峰山突敌围后撤四十里.....	86
第 九 回	出奇兵伪县长束手就擒.....	99
第 十 回	“南山珠”施诡计伤员遇害	113
第 十 一 回	金银桥遇首长面授机宜	127
第 十 二 回	游击队甩包袱轻装剿匪	139
第 十 三 回	进山驻剿政治攻势威力大	153
第 十 四 回	攻心战刘九来缴械投降	165
第 十 五 回	江政委巧用兵奇袭茶埠镇	182
第 十 六 回	找鼠迹堵鼠洞母女立功	194
第 十 七 回	匪司令设圈套红黄二阵	208
第 十 八 回	“过街惊”假哭棺李代桃僵	222
第 十 九 回	常二光抖威风违法乱纪	232
第 二 十 回	江政委忆传统深夜谈心	246
第 二 十 一 回	金银桥访贫农发动减倒反	261
第 二 十 二 回	常二光胭脂阵惨遭败北	276
第 二 十 三 回	听传言析匪情蛛丝马迹	292

第二十四回	姚家湾初斗“过街惊”	305
第二十五回	急流箭独板桥上捉鬼	323
第二十六回	三小将智灌老鼠洞	335
第二十七回	中途换马“过街惊”独步悬钟寺	349
第二十八回	丹凤女巧使掉包计	361
第二十九回	小诸葛智擒百事通	373
第三十回	斑竹园摸敌情埋伏芦苇湾	386
第三十一回	歼残匪运粮船上话当年	397
第三十二回	祝国庆农代会上庆翻身	410

第一回 金银乡搞支前热火朝天

鸡叫狗咬听三县……

在大别山北麓，有个茶埠镇，这是山区竹、木、茶、麻出山集散之地，又是南北京广杂货进山的要道。小镇依山傍水，景色十分秀丽，镇外一座砖石拱桥，桥下波光潋滟，滚动着黄色缎带般的金银河。正因为这儿是三县交界之地，桥上雄鸡一叫，河边三县窗纸发白……

沿金银河向北去五十里，过了一座金银桥，就是金银乡。原先这是大恶霸地主李懵之的庄园，叫李家圩子，如今这儿安了乡政府，改名金银乡。乡政府院里有所房子，刚刚鸡叫头遍，屋里就有了动静。

“鬼丫头，你还不滚起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屋里有个中年妇女，她在大声呼唤着。……她喊的“鬼丫头”不是别人，正是她的老生闺女——丹凤。丹凤什么时候起床了，不知道，但她睡觉的被窝里塞着个大枕头。她母亲喊了两声见没有动静，上去就是一巴掌，不料打空了，咯咯地笑了起来：“我说我起得早，更有早行人！这机灵鬼，又跑到我前头去了……”

过罢寒食节，这女人正好是五十。别看她年到半百，备尝人间辛酸苦，饱受世上折磨罪，但她身板特别硬朗，人们都说她不象个五十岁的人，兴许是她那十分爽朗而又干脆的性格，和她敢说敢做敢当的脾气，她简直象个四十岁上下的壮汉子。她又黑又密的头发，薄薄的嘴唇，使人感到她既亲切又忠厚和善，额边没有一条皱纹，眼角寻不着一条鱼尾，走动起来利洒、快当，简直是一溜风。她就是这金银乡的乡长，人称四姐。她一摸闺女被窝

空了，连忙翻身下地，只揩了一把脸，门吊镣儿叮当一响，她人已走到街上。

料峭的春风滋滋地撩拨着她那厚厚的头发，半山坡吹来春兰花的扑鼻香气，清新的空气涤荡着她那滚热的胸膛，迎着拂面柔风，使她浑身凉舒舒的。她不大会饮酒，但听人说，喝了过头酒，才会有这种酣畅的感觉。

不是因为清冽的空气，更不是饮了过头酒，这是因为头几天，她就接到工委通知，南下大军今天开始路过金银乡。眼看大军就要突过长江，全国就要解放，这怎能不使这个在旧社会受了半辈子苦的人心花怒放呢？这几天来她是日不着家、夜不成寝，忙着指挥修路、架电线，筹备给养，设立茶水站，组织欢迎队伍……。昨晚还是她女儿丹凤，硬逼着妈回家休息一会的。等她刚合了合眼，鸡就叫了。四姐想：接待大军的工作，还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必须到各处再检查一番。她到了碾磨房里，只见磨的面，细白如雪；舂的大米，粒粒一色的白净；炒米炒面，不生不糊，黄澄澄的，香味扑鼻；又到了军鞋组，看看帮底，双双是针线紧密，底厚帮实；到了草料场，只见马草铡得又碎又匀，并且筛得干干净净。四姐十分满意。正要到茶水站去，忽然一阵清脆的山歌声飘了过来，其中有个象画眉鸣叫的尖嗓子，四姐一听就知道是女儿丹凤。走近前去一看，果然是丹凤站在茶水站的板凳上，领着几个小姑娘唱着流行的采茶调，周围站满了送粮的民工，还有一些小孩子往里挤；只听唱道：

红旗一展霞满天，刘邓大军威名传；
渡黄河，打中原，雄师挺进大别山；
淮海战役显虎威，杀得蒋军心胆寒。

优美的音调，悦心的词意，句句激荡在人们的心里，有人情不自禁地喊道：“再来一个！”

丹凤她们唱得正起劲，又听到有人要求，于是接着唱道：

号角一声震八方，解放大军过大江；
你参军，我送粮，刀枪如林人马壮；
跟随毛主席打天下，全国人民要解放。

四姐看天色不早，喊道：“凤！别光唱了，茶水预备好了没有？”只见丹凤象个小猴子似的敏捷地从板凳上跳下来，顺手拿起了自己制的竹板，念道：

叫乡长，你放心，
保证大军有茶饮！

四姐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鬼丫头，光耍贫嘴，天快亮了，大军说不定马上就到，看看准备的周到不周到！”丹凤转身面向公路上的人群，好象迎接大军似的，敲着竹板念道：

同志们，喝杯茶，
又解渴来又解乏，
打过长江把敌杀！

四姐察看茶壶茶碗，个个洗得光亮洁净，掀开茶水桶，一股热气腾空，水是才烧开的，可是她并不满意：“鬼丫头，怎么不冲上瓜片茶？守着满山的茶园，能叫大军喝白开水！”

丹凤把嘴一撇，指着盛香茶的竹筒，不服气地说：“看到了大军的影子再冲也不晚，现冲的茶才香呢！”接着又打起竹板念道：

瓜片茶，甜又香，
亲人一定要尝一尝，
军民情意永不忘。

四姐心里乐了，这闺女什么时候编了这些顺口溜，真是机灵鬼！想了想又问道：“要是同志病了呢？”

这可难不住丹凤，她们茶水站早有预备。只听又是一段快板：

叫同志，别着急，
金银乡就是你家里，
养好身体归队去！

原来丹凤她们已经在圩子里打扫了两间房子，摆好了床铺桌凳，准备接待病号，只是还缺个医生，“娘，病房我们预备好了，这看病的先生和药，可是靠你去想办法啦！”

她们说话间，影影绰绰看到北方来了一溜人马，大家不约而同地喊一声：“大军来到啦！”

“风，快冲茶！”四姐命令了一声，就紧上前几步站在了公路上。姑娘们在忙着冲茶倒水，丹凤和另一个姑娘，唰地一声，展开了用竹竿挑起的红横幅，上写着“支援大军过长江”几个大红字。

那溜人马来到了，原来是参加运粮的民工。

“乡长，我们到那里去装粮食？”

“先到南仓去集合。我领你们去吧。”

南仓还住着从外乡三河镇来的支前大队，四姐把本乡来的民工安顿好，就去看望他们，刚跨进大门，听得里面乱糟糟地在说话：“……咋不换换肩？三河到县城九十，县城到茶埠又是九十，合起来一百八，我是不往前再送了。”一个龌声龌气的支前民工，正直着嗓门嚷嚷：“咱们回去还有别的事哩，我去找他们的乡长……”

“倭瓜牛，你别瞎嚷嚷！”听口气，说话人象是这个民工队的负责人，“三县发了联合通知，叫送到茶埠镇，咋能不送！若有命令，我愿意跟着队伍直送到江边上。”又一个说：“要是能看到打开南京总统府，才过瘾哩！”“……真是，”还是那个叫“倭瓜牛”的汉子，满口牢骚，龌声龌气地嘟囔着：“这都打过了淮河，还不歇歇气儿，俺们离开家快一个月啦！”……

“同志哥，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四姐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答了话。她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听着这汉子理讲得不顺，她连忙插了上去：“咱可不能自己翻了身，忘了受苦人。哪里解放军不到，哪里就有人还在挨鞭子。江南半拉天，咋能不解放？”

“哪里老鹅子叫，叫人不吉兴……”倭瓜牛心事挺重，听有人插言，而且是个女人，他一肚子不高兴，再加上有点大男子主义，他连头也不往回扭，拿话抢白着人：“草驴要能驾辕，谁买大骡大马？母鸡要能打鸣儿，公鸡都得宰掉！我们老爷们说话，怎么钻出老娘们多嘴！啥子叫解放，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汉子嘴利，可净是歪理！”四姐更不饶人，说话象竹筒倒豆子：“咱可不能伤疤不好就忘疼！地霸出门坐软轿，你抬着他们走的慢了挨棍敲；劳动一年饿肚肠，妻子儿女全卖掉！那年，我讨饭到了你们淮河北，集上有牛马市、柴草市，还有‘人市’，个个饿得骨辘辘的饥肠，拄着锄头在等着人来雇走……饿得面黄肌瘦的女人，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去自卖自身，她们坐在大街上，头上插着根草标，那年月，单身汉娶不起亲，到集上买一个要便宜些，一个女人还不抵两斗黑豆！还有卖儿卖女的，情景更加凄惨了……我永远忘不了，集上那个女孩喊叫声，爹呀，不要卖掉我。我再也不喊饿了，我光干活儿，不喊饿……江南百姓跟咱一样，吊在树上倒悬着，该不该把他们解下来放在地上？”

“大嫂……”倭瓜牛眼睛都湿润了，他用宽大的庄稼汉手臂，偷偷地抹了一把泪水：“这话真象一把刀，直往我心里扎，我是伤疤没好，就忘疼！我……”

“乡长，我们乡的运粮队集合齐啦，现在就走？”金银乡支前民工队长进了南仓，他站在四姐身旁：“全乡要三百，来了五百，准备跟三河的一起走。”

“好哇！”四姐点了点头，说：“按照高头①的规定，百里百斤给五斤大米，先发下去再动身。”

民工队长不以为然说：“这可不着②！还是等送到了再发，这

① 高头——当地土语，即上级。

② 不着——当地土语，意即不行。

样保险些。”

“运粮的都是穷人，不先发，路上吃啥！”女乡长这话问得民工队长哑口无言，在旁边的三河的民工们，听了心里热呼呼的。

“你？”三河民工队长瞪着吃惊的眸子，问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你就是那个舍生忘死逃出李家圩子的四姐？百里南山的李懵之你不放在眼里；这两年，帮着解放军把李家一千多枪兵都拾掇光了。这山里山外，谁不知道你有咱穷人的骨气！”

“难道就是你？”外乡民工队的人，七嘴八舌，无不十分惊讶，因为早就听人说过，猝然遇上她，人们纷纷插言：“她就是那个闺女被祭窑，儿子又被夺去了喂了狗，苦大仇深的四姐？金银乡的女乡长，支前模范四姐？”

“这还有错？”金银乡民工队长介绍着：“当然是她。”

“乡长四姐，请原谅我这个大傻瓜吧，是我不好，顶撞了你……咱是黄连树下接苦瓜，都是苦果！”倭瓜牛流着涔涔泪水：“我女人自卖自身，至今没打听到下落；七岁女儿被骗出去卖掉，她至今还找不到回家的家门……咱决不能伤疤不好就忘了疼……不把大军送过江，我不回来见你……”

从南仓出来，太阳已露出了笑脸，红光铺满大地，南下大军该来到了吧！四姐到了村外。

不知是刚才那个叫“倭瓜牛”的汉子一席话，引起了对自己身世的回忆，还是自己将要见到解救全国穷人的大军，太激动了，四姐到了村外无人处，她撩起了衣襟拭了拭泪水……

四姐抬头向远处望去，只见旭日冉冉东升，片片白云纷纷隐去，晴空万里一望无际，绿竹林边，山桃花开得红艳艳的，垂柳依依，杨花吐絮，黄澄澄的油菜花，惹得蝶飞蜂舞，谁说最是江南风光好，瞧这大别山的春天也是这么动人……此时此刻，大别山老区人民，笑逐颜开，人人脸上春风得意，个个胸中冰散雪消，因为苦熬了几十个寒暑的人们，终于把翻身求解放的亲人——当

年的红军，现在的解放军盼来了。大军过境的消息伴着早春喜讯，一起到了金银乡，咋能不使人欢欣鼓舞！……

苦尽甘来，寒解春到。长夜漫漫，终于天亮，真使人感慨万千……四姐心想，就连她眼前的这条金银河，虽然同样是哗哗流水响，但响声不一样，过去响的是催命曲，现在唱的是欢乐歌……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四姐是气疯了，恨傻了，差一点一头栽进这金银河里。她从小被卖到李家圩子当丫环，当她十六七岁那年，地主当家李懵之，强迫她跟一个四十多岁的长工成了亲，这男人是个不吭不喘不言语，一心一意光干活，老实巴结的庄稼手，他常常是丢权耙，就抡扫帚，逢年过节也不闲一天，挺直的腰板逐渐地累弯了，成了弓形，人们称他叫老弓腰。婚后，在山茶花盛开的时节，生了个女儿，取名茶花。四姐心灵手巧，针线活无人可比，白天给东家劳累地干活，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拣些旧衣碎料，给女儿描花绣朵，裁衣做鞋，虽然穷，却把这孩子打扮得整整齐齐，有如花枝招展，十分可爱。谁能想到，就在女儿五岁的那年，李懵之为修这李家圩子阎王殿，在窑沟造了一座缸瓦窑，要烧龙头凤脊琉璃瓦，李懵之说为了吉利要祭窑神，将四姐的女儿推到窑里活活给烧死了。四姐气疯了，她跑到金银河边，真想一头扎进去，结束这痛苦的一生。这时，老弓腰呜呜地哭着找来了，左劝右劝，强拉硬拽地才把四姐叫了回来。四姐从此象掉了魂似地再也提不起精神过日子。可好，隔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四姐的脸上才恢复了欢乐的神情。

说来凑巧，同年同月同日，李懵之的二老婆也生下了个儿子，叫李耀真。俗话说：穷人生子命如蚁，富人生子贵比金。这地主婆由于年轻时束胸勒腰胡折腾，到头落了个干巴奶，生下儿子才满月，就没有一滴奶水了；奶姆找了好几个，李懵之都相不中，说是不能让他宝贝儿子吃隔月奶，于是李家管家药葫芦就强迫四姐又奶了李耀真。不想这地主儿子害了个夜哭症，晚上睡不着

爱干嚎，他这一哭，把地主婆哭恼了，泼口大骂起来，骂四姐只给自己的儿子喂奶，饿坏了她家的少爷；也骂了药葫芦不会管家。药葫芦一气之下，黑夜里把四姐的儿子夺了过去，扔出了后花园……。四姐简直气疯了，拼命追上前去，可是后门紧闭无法出去，在门洞里哭了一夜；白天闯出了圩子门，在周围整整找了一天，不见儿子的踪影，四姐气得揪心动肝，再也活不下去了，她一口气，跑到金银河边，面对着滔滔北去的河水，仰望着遥挂在高空的北斗，女儿的惨死，儿子的被扔，一齐涌到心头，在呜咽的河水声中，她哭得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只见她往河边又迈了一步，如泣如诉地喊道：“儿呵、女呵！你们等等我，妈和你们一块儿走！”再往前迈半步，四姐停了下来，她心想，这不行！……。穷人都要这么抹脖子、上吊、投河、跳井，谁给有钱人挖坟墓？谁给他们敲丧钟？虽说马跑百里不吃别人家草，虽说人走一天不喝别人家水，不管你李家势力有多大，可路有千条万条，咋不兴受苦人走一条！四姐没有跳水投河，她上了大别山的寒风岭，和那岭坳上开小饭铺的穷人结了婚，生了个女儿叫丹凤。不久那个开店人死了，四姐母女就靠这爿小饭店谋生活。四姐苦熬苦撑了半辈子，终于盼到了穷人出头之日，我第二野战军南下，打到大别山来，我军茶埠游击大队经常在寒风岭一带活动，四姐暗地里对我军剿匪任务给了不少帮助，前几个月李家圩子解放时，茶埠工委就将四姐调来当了乡长。

饱经风霜之苦的四姐，这个对地主恶霸怀着深仇大恨的丫环，站起身来，当了主人，工作自然不知苦不怕累日夜苦干。由于她开过饭铺，接触过各色各样的人，也形成了她泼辣大方、爽快豪放的性格。她虽然不识几个字，却很有活动能力，为迎接大军过境，无论是筹粮筹款，修桥护路，组织茶水站，各样任务都完成得挺出色。前几天接到工委通知，今天大军开始源源过境，几天来，兴奋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天天总要到村头张望几次。现

在支前任务已经完成，四姐在想着新的心事：这些天，一股股的土匪向南山去了。昨天摸云山下的赵大爷来说，他到方集卖皮子，看到皮冲和锁口，有几股乡保队，经过奶奶庙，到深山老林里去了；采药老人张大叔来说，他看到被打散的几十名广西兵，向金刚台去了。看来，这地主恶霸的土匪武装是不会死心的，趁我们在山下忙着支前，他们就到山上集合，等到大军过后，再下山捣乱。我们大军就要解放全中国了，还敢这样猖狂！这帮见了棺材还不掉泪的反动派，非把你们收拾干净不可！大军就要到了，这是多好的机会，只要用上一个团，扫它两遍，不消几日就可大功告成！我去领路当向导，也亲手抓他几个坏蛋，出出我在寒风岭苦熬几十年的怨气！对，就是这个主意，我得到茶埠镇找江政委去请战！

“乡长……”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常二光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四姐身边，他见旁边没有别人，便冷不丁儿说：“李耀真回来了，他想见见你。”

“那个李耀真，他是甚么人？”

“乡长真是贵人多忘事，怎么连他也记不起来？”常二光神秘莫测，卖着关子：“不就是老杂种李懵之的二少爷，吃你奶长大的那小子！去年跑到汉口，在大世界混不下去了，谁人不想攀高枝儿，来投奔咱们来了。”

“‘二少爷’？”四姐一听这三个字，头上嗡了一声，多少年在地主阎王殿的生活，使她恨透了“太太”、“少爷”这些字眼，她稍稍定了定神儿，便脱口说了一句：“把他捆起来，送到茶埠镇去！”

这一下可把常二光慌了神儿。这常二光原来人称常二光蛋，是个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靠卖个壮丁和小偷小摸谋点营生，当初不得志的时节，也讨过两年饭，跟茶埠游击大队的侦察员小毛是“饭友”。李家圩子解放时，他帮解放军领了领路，从此他跟小

毛又成了战友，而且以解放者自居。四姐也知道他是个穷人，便吸收他在乡政府工作。因为有了正式工作，人们就把“蛋”字给他抹去，叫他常二光。这金银乡是三县组合的，本是土匪最多的地方，贫雇农还发动得很不充分，二光这样人倒成了急先锋。二光心想，他自己是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饥，他是把灶王爷贴到腿肚子上——人走家搬，别人害怕地霸报复，他什么也不怕；更加上他嘴甜如蜜，善巴结，会逢迎，点子多，办法广，别人想不到的事他敢想，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为。表面上工作不怕劳苦，有时也真能踢打两下子，在四姐看来，工作也算得心应手。昨天晚上，李耀真带着在汉口刚结婚不久的老婆——林秀回家了，他们未过河，先搭桥，未见吴国太，先见乔国丈——首先找到常二光，美美给他灌了一顿米汤。你想，过去连李家的狗见了都眼红的二光蛋，今天地主二少爷、二少奶竟拜倒在自己脚下，这能不使常二光蛋神魂颠倒、魂飞天外吗？别看这个“二少奶”长相不算标致，圆饼子脸，没有血色，可打扮得正兴时，蓝阴丹士林褂，配墨绿麻丝格裤，显得既大方又俊俏，尤其是那张嘴，象蜜饯子蘸了白糖，甜得可以。

“在汉口就常听耀真念叨，本乡有个常二哥……”林秀施展了自己看家本领，坐在常二光身边献殷勤。常二光蛋的贱名，被人叫惯了，参加了工作人们给他改成常二光，在他来说这已经平步青云上了九重天，再加上李耀真的娘们，叫了他声常二哥，这常二光真象“饿死乐道冲，一下又醉倒青峰岭”，浑身上下象吃了三万六千个人参果那样舒坦、痛快。林秀给二光递上一支“大婴孩”，咔嚓又捏亮了打火机。“俺俩回乡落脚，全靠二哥周全啦！”

“好说，好说！”这常二光打了一辈子光条条，很少跟年轻女人就边说话，此刻这女人挺着鼓鼓囊囊的胸脯，还妖里妖气地向他求情，他早已被推到五里云雾之中。他情不自禁地吹嘘着自己：“在这金银乡，我虽然不是乡长，也能当半个家！”

林秀给二光斟了一杯香茶：“没有想到二哥也成了大干部了，恐怕还入了党吧？”

“麻布里子绣花，不是那个材料！”常二光虽然吹口大话，但并不一味吹下去，有时也绷着面孔，说几句正经话，只听他说：“说正个的，你们既然回乡参加革命，也要干出点名堂来。人家共产党往正道领咱们，咱可不能牵着不走，打着又倒退。谁他妈的要红皮萝卜白心子，可别怪我二光不讲交情……”

“二哥说得很是。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李耀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咱们走着看。”

“小意思……”林秀特地把从汉口带来的京广杂货：丝袜子、香胰子、花枕套、绸被面……从箱里掏出一大堆，一古脑儿丢在二光床上。“等娶二嫂也许用得着。”

二光早已看得眼花缭乱：“我穷惯了，倒不稀罕这些东西！”常二光啜囁着，“恐怕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哩！”

“二哥，”李耀真掸着烟灰，满脸笑容可掬，“小弟和内人回家，决心参加工作，抱着一片至诚之心，情愿滚一身泥巴，为建设桑梓做点贡献。有人民政府大量招收知识分子的布告，又有我老同学方道成不断写信，再求老兄作一引见，我一定不会给二哥丢脸的。”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不是对着镜子作揖，自己恭维自己。这乡里的事除了乡长外，就是我说了算。”常二光拍着胸膛，满口承当下来。但转念一想，又凉了半截，“这事还得给四姐说一声，人家大小还是个乡长嘛！”

现在，常二光虽然跑到河边，早早找到了乡长四姐，却碰了一鼻子灰。常言说得有，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常二光是受人重托，难怪他要死乞百赖地替人求情。

“两国交战，还不杀降使呢。当官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来投，咋能上搁？”

“这话也是。”四姐听常二光的话中似乎有理，便连连追问了几句：“两国交战，人家承认不承认谁胜谁负？来的是降使，还是啥使？他儿子来降，老子在哪里？所有这些，你问过没有？”

“我哪能不问，我是一见面就来了个盘根究底。”二光自知失措，只好自己替自己打圆场：“我是在想，既然人家来投，哪能拒之门外？江政委不是说过，解放军还优待俘虏哩。他又不是李懵之，要是那老杂种回来，我立马金刀擒他来见你。可李耀真是李家的孩子，他是个学生，又不管家主事，羊肉决贴不到狗身上。乡长，你看……”

四姐觉得也有几分道理，再说上级又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政府刚刚成立，到处缺人。如果是别人，四姐当然会很快收下，可李耀真是恶霸匪首李懵之的二“少爷”，哪能随便答应。想到这里，便吩咐二光：“你把他领到乡政府来，我好好问问他。”

第二回 “二少爷”突回乡投奔革命

李耀真和老婆林秀在乡政府里等候乡长四姐。

李耀真穿着一身不大合体的灰色哗叽中山装，不大象量着身材做的，倒象从哪个估衣行买来的，浑身上下还散发着樟脑或槟榔气；他把原来油光发亮的大背头推去了，改成了学士头，乍一看倒挺象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满脸带着地主少爷独有的傲气，呆呆地坐在那里。那林秀，长相实在平平，但一眼可以看出这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灵角色，她把烫过的蓬松的头发理直了，抿在耳后，把一道门帘似的刘海搭在长方型的前额上；穿一身素淡的衣服，还敞着雪白的小翻领；也许是过去宫粉和馊子搽多了的原因，脸上显得苍白、失血，还布满了雀斑；她不时地瞟着室外，心里有点焦急；对着李耀真说：“别发呆了，昨天晚上应酬的不错嘛，就照着那个谱儿说。”

李耀真昨天晚上见过常二光后，心里很不是个味道，感到有失身份；现在又要见他家的丫环四姐，何必这样低三下四！“咱们回汉口吧，还是我那老主意，一辈子不过问政治为好。”

“哈哈，”林秀大笑起来，“真是笑话，现在全国两种命运大战，哪一个人不卷在这政治之中！回汉口？那里就是清静之地吗？”

“要参加，也到外地去，何必回家乡？一关一关地这样说好话，多难为情！”

“到外地？你这李膺之司令的二少爷，如果不取得当地的信任，一封信就把你揪回来啦！说几句话算什么，人在屋檐下……”说到这里，林秀感到失口，连忙改口说：“干一番事业就要肯忍辱